

## 暗伤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近日,英国著名杂志《经济学人》刊文披露“近10年来,中国自杀率降低一半,达到世界最低水平之列”,与之相对应的是,我们却不断听到类似于高楼坠亡的消息。说来说去,难脱心病二字。中国人讳谈心理问题,哪怕抑郁至死,也很少去求医,因为难以得到理解,哪怕是至亲的人。

曾经在本地网站上看到一帖,说的是婆媳的事。媳妇说婆婆什么都好,就是洗衣服的时候不相信洗衣机,并且喜欢洗一件跑一次阳台晾一件,十双袜子,她会一双一双去晾,衣服多的时候,看得她眼花,又心疼老人。她苦劝无果,跪求良方。结果大家都骂这媳妇胡说,认为哪有这样的人。

我却是能理解的。我曾经有个高中同学,每次与她到店里买东西,不管多少件,她必定一件一件付款,不知道什么原因,看上去也不像是体谅营业员数学不好,反正她一定要算一件给一件钱,找零,然后再算一件给一件钱,找零。好在彼时大家都没有什么钱,最多买也就是三五件吧,等的还

不是太心焦。我不知道,现在她去超市,是不是会让收银员直接晕倒。

我的母亲特别怕打雷,她一定会在天乌下来之前,把所有电器插头拔掉,如果是一个人在家的话,她会躺到床上去。如果打雷的时候,我们还在看电视迟迟不肯关的话,她就会很焦虑,一定会碎碎念到你从了为止。她晾晒衣服会五花大绑,生怕会掉到楼下去。碰上是我早上急着上班马虎晾晒的衣服,那下班回到家多半会被她数落,她甚至会告诉你哪一件已经飞上了窗台,哪一件掉到了阳台角落的棍子上。

我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,联系前后因果,我大概是懂懂的。母亲和大三岁的姐姐类似于现在的留守儿童,被转业他乡的父母留在乡下的老家,名义上是陪伴爷爷奶奶。六七岁时老人去世,两个小姑娘从此相依为命。不像其他四个兄弟姐妹是在父母身边长大。可以说,母亲这一生,与她的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寥寥。最幸福的记忆,就是十八岁时有一三个月的时间在父母工作的城市打

工。白天已很累,晚上还要帮着家里做鞋子补衣服贴补家用。尽管如此,因为能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,她非常幸福。所以母亲不可避免地极度缺乏安全感,加之又是众多姊妹中的老二,可以说一直就没有什么存在感。

我的长大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,有一回在村里看了电影《为奴隶的母亲》后,不知怎么回事,我一下子就懂得心疼母亲了。估计是担心母亲会像电影里一样,哪一天突然不要我了。所以我一直很听母亲的话,在方圆多少里的小孩中成绩最好,让她很有面子。只要她跟父亲说哪家的孩子七八岁(总之比我小)就会帮父母干活,下田回家能吃到孩子烧好的饭菜,等等。我一定会悄悄地跟着做。暑假里我也会先把饭烧好,偶尔会炒一点菜,常常炒坏。对一个孩子来讲,着实有点难。母亲泡在盆里的衣服也会半干半净地洗好晒好。母亲干完农活回来,有时会表扬我,有时不会,我总是想做到最好,让她高兴。我在上大学之前又或者是在工作

了很久以后,都一直是个很自卑的人。不知道是不是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缘故。

我们身边的有些人,遇事就慌,沟通靠吼,他多半是在不安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,因为父母教给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就是吵架;也有的人,结了婚总是离婚,或者迟迟不婚,把父母急得要死,但是症结可能正是因为父母始终在干预他的生活,导致他一直不能长大,或者说不肯长大到能够独立支撑家庭这个门面。而母亲太强势的那种家庭,如果不幸粗暴又没有文化,那么这家的儿子或者极懦弱,或者极暴躁,很不会控制情绪,常常把周遭的空气弄得很紧张。

我们的很多奇葩举动,深究下来,可能都与心有关。正如林徽因所说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暗伤,这个伤口不轻易对人显露,而自己也不敢轻易碰触,总希望掩藏在最深的角落,让岁月的青苔覆盖,不见阳光,不经雨露,以为这样,有一天,伤口会随着时光淡去。也许真的如此吧。

## 父亲的“双抢”(上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吹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7月底,地里像是烧着了。十来岁的乡下小儿,跟大人一起在搞“双抢”。“双抢”,是鄂东乡间双季稻之间的抢收抢种。抢收早稻,抢插晚稻秧苗,是那时乡间最重要的农活。

水田里泛着强烈的光,泥水滚烫,稻茬、草根腐烂的气味在泥巴里升腾。秧苗被扎成一把一把的,均匀地撒在田里,几个半大小子跟着大人在水田里插秧。最常见的情景是,干了不到半个钟头,背上像泼了开水,热辣辣地烫着;腰像是断了一般,只好将双肘架在膝盖上;手指被稻茬扎得生疼,插一下咧一下嘴;插秧是弯着腰、倒着走的,双手配合着从左到右,再从右到左。每当觉得腰快断了时,就直起腰来往后看,盼着早点插到头,但背后很遥远,怎么插也到不了头。因为有大人

我们不能叫苦,插不了几行秧就站起来往后看,越看越绝望。

那些个上午下午,那些个泥巴秧苗,还有那些个阳光,共同组成“双抢”。我头上那个日头,就像个杀猪的屠户,在我身上、在小伙伴身上剥皮,我们都感到疼痛不已,无奈地看着被剥皮的自己越剥越细。

干活的时候,小伙伴最渴望的事情是到树荫下歇息,喝口水,看看天上的云朵,盼着起风,盼着下雨。往往还没歇够,就被父亲吼了出来,一步一蹭地往水田里走。记忆中,没有一次是歇够的。那时,我很奇怪,怎么大人就不累呢?怎么就不多歇歇呢?

烈日下,父亲头戴草帽,脖子上围着毛巾,弓着腰往后退。他左手分送秧苗,右手均匀有力地插下去,动作不快,但绝不

停顿。他的腰好像不会疼,手指头像是铁打的。最重要的是,阳光好像晒不到他,那么毒的日头,像是头顶上有个大火炉,永不停歇地炙烤,我有时从树荫走进阳光,都禁不住一阵眩晕,但父亲毫无反应。我一直记得父亲在田间劳作的情景,他和我一样汗水涔涔,只不过他用毛巾擦汗,我用手背擦汗。他拧毛巾时汗水哗哗地滴到泥水里,就像从田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我很担心他的汗这么淌下去会不会严重缺水,最后像别人那样中暑,可父亲从来没有中暑,也不怎么休息。下田以后,没有两个小时不上岸。我知道,回家以后他还得把水缸挑满,在我喂猪的时候,他要给菜地浇水,侍弄菜地。天完全黑下来时,他才能坐下来喘口气,慢慢地坐到饭桌前。

年年如此,天天如此,永不停歇。我不知道父亲要干的那些活,什么时候才能干完。也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要我跟他一样,一辈子周而复始地干这些活。就在我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,他突然躺倒了,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我。我扑在地上大声哭喊,可他不应我。我听见我的声音被山谷接应过去,在山间传递。

父亲走了,我离开家乡,到别处求学。之后的很多年里,我慢慢长大,有了一身力气。我四处转悠,东走西走,跑过不少地方,干过不少行当,就是没有搞过“双抢”。我不像父亲。父亲觉得“双抢”就是为了吃饱肚子,是到达希望的道路,所以父亲的目光在脚下。我并不知道希望在哪里,也不觉得“双抢”有多重要,所以我的目光在远处。

## 久违的你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本地摄影网发起了一个活动:“寻找久违的你”,摄影者将以往创作时记录到的相片发网帖,由照片中的人前来认领,想要图片的,原片无偿赠送。

版主“老白”首先发了一组,有“2006年4月6日,拍摄于九龙山区的母子俩。”;有“2008年5月23日,华阳镇贾相村的村民。”;有“2006年2月12日,新世纪广场抓拍的玩风车的小姑娘。”……老白是有心人,这些精彩瞬间,相信每一个片中人看到会很惊喜吧,原来那个时候,我是这个样子?我是干吗去了?我怎么不记得有一个镜头曾经对着我?

摄影是最真实的生活记录,升斗小民上镜机会不多,按下快门,保存上十年或者更久,于谁来说,这种喜悦都是无以言表的。更幸运的是,有一天,这个瞬间将等待你前来认领,

作为线索,起网打捞起一串过去的故事。如此,非但照片有了可读性,生命也变成了一场十分有趣的旅行。

身边有很多照片的故事。某日闺女在外婆家翻相册,看到一张照片,竟然举起来仰天辨认,动作夸张,表情匪夷,然后歪头看我,继而坏笑:“时间是把杀猪刀啊。”那是十六年前在金山公园的一张照片,封了塑。那么年轻的空无一物的样子,不可看,却可想,只是为了去看他啊。还有去年,寻找单位历史时,意外发现我曾经的同事老沈的照片,还是黑白胶片冲印的。90年代初老沈在此进修,恰逢旧楼拆迁,以此留存。老沈那时瘦得棱角分明,我翻拍了发在QQ空间,老朋友一下子全出来了:“乖乖,老资料啊,哪找的。”……好一阵热议。影像后面,如影随形着一

个温暖的名字,叫回忆。有人说,摄影是社会活动留在画面上的影子,而文学,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。都是影子,自己过去珍惜过、喜爱过,甚至摇曳过的影子,凭借留在脑海的影像脉络,通过笔尖肆意地流淌,总能完整地复原出最初的那份一往情深,哪怕大半生过去,不会丝毫褪色。

杜拉斯70岁高龄写下《情人》,回想自己第一个,那个来自中国北方抚顺的男人。那个影子,私密得让人窒息。贫穷的法国女孩与富有的中国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。许多年后,那个他还在电话里对她说,“和过去一样,他依然爱她,他根本不能不爱她,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。”杜拉斯把脑海中隔了50年时空的影像记忆搬到了纸上,爱情得以不朽。与之同时代的传奇才女张

爱玲,动手写《小团圆》时55岁,搁置多年再动手改时,已是73岁。一个干瘪苍白、只吃罐头食品的独居老太太,坐在洛杉矶公寓的一堆纸箱子前,写40年代沦陷的上海,一个女孩细密的心事——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代清楚吧,那些依稀的张氏风格,也算与这个世界达成了小小的团圆。

她们都不是摄影师,但她们用另一种高明的画面定格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,成为世人难忘的影子。仓央嘉措说,世界是婆婆的,婆婆即遗憾。回到平凡人,想必大多数还是渴望紧握幸福不要留有遗憾的,哪怕只是一张摄影师无偿提供的,过去的某一天抓拍到的,自己尚且年轻的照片,管他是风雨中微蹙着眉,还是阳光下笑得豁了嘴,抑或呆呆的流着亮晶晶的鼻涕。

# 江花

## 小山楼

A13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